

中华国学经典藏书

王春红★编著

墨子



NLIC2970876518

国学经典，

荟萃中华文化的精髓，弘扬中华精神文明。

轻松阅读国学经典读本，开启智慧，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学会做人。



企业管理出版社

ENTERPRISE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中华国学经典藏书

王春红★编著

墨子



国学经典，

荟萃中华文化的精髓，弘扬中华精神文明。

轻松阅读国学经典读本，开启智慧，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学会做人。



企业管理出版社

ENTERPRISE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墨子 / 王春红编著. —北京: 企业管理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164-0229-0

I. ①墨… II. ①王… III. ①墨家 IV. ①B2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4828 号

书 名: 墨 子

作 者: 王春红

选题策划: 申先菊

责任编辑: 申先菊

书 号: ISBN 978-7-5164-0229-0

出版发行: 企业管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17 号 邮编: 100048

网 址: <http://www.emph.com>

电 话: 总编室 (010) 68701719 发行部 (010) 68701073

编辑部 (010) 68456991

电子信箱: emph003@sina.cn

印 刷: 三河市同力印刷装订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0 毫米 × 230 毫米 16 开本 10 印张 39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亲 士	001
修 身	006
所 染	010
法 仪	015
七 患	019
辞 过	024
三 辩	030
尚贤上	033
尚同上	037
兼爱中	041
非攻上	047
节用上	050
节葬下	054
天志上	066
明鬼下	072
非乐上	087
非命中	094
非儒下	100
贵 义	110
公 孟	120
鲁 问	133
公 输	147
备 梯	151

亲 士

“亲士”的意思是说要重视人才，这其实与墨子“尚贤”的主张是一致的，即认为一个国家，兴盛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任用贤才。《墨子》一书以此为开首第一篇，也可见其重视程度，这也无疑表现出了墨子宏通与长远的战略眼光。

文章首先把贤士的作用提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然后通过晋文公、齐桓公与越王勾践的例子以及夏桀与商纣的反例来证明用贤的重要。接下来，作者还认为，国君要用贤，一定要律己严而待人宽，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的贤人为国所用。此外，作者还极为深刻地指出，士因其能力的突出而遭受杀身之祸的事例太多了，所以警诫帝王一定要善待贤士，凡是人才，都有一定的个性，难于驾驭，但正因如此，帝王才更要尊重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成就帝王的大业。

全文说理层层深入，几次变换角度，让人觉得似乎作者已经离开了中心，甚至有人怀疑“今有五锥”一段不是墨子原文，其实，如果扣紧“亲士”的主题去理解，就会发现其文章的理路血脉贯通。

原文：

人国而不存其士^①，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②，桓公去国而霸诸侯^③，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④，而尚摄中国之贤君^⑤。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⑥。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

注释：

①存：恤问，即关心的意思。

②文公：指晋文公重耳，他曾被迫流亡于外十九年，后来回国即位。他在位期间，重用贤才，终于使晋国强大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③桓公：指齐桓公，他未做国君前，他的哥哥齐襄公昏庸无道，而被迫出奔莒国，襄公死后他被迎回即位。此后他重用管仲，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④勾践：越国国君，曾被吴王夫差打败，于是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在范蠡与文种等贤臣的帮助下消灭吴国，报仇雪恨，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⑤摄：同“慑”。

⑥而：同“尔”。

译文：

治理国家却不关心那里的贤士，就会有亡国的危险。见到贤人却不马上任用，他们就会怠慢君主。没有比任用贤士更急迫的事了，如果没有贤士也就没人谋划国家大事。怠慢贤士、轻视人才，而能使国家长治久安，是从从来没有过的。从前，晋文公被迫出逃却能够匡正天下，齐桓公流亡国外却能称霸诸侯，越王勾践遭受到败于吴王的耻辱，却还能威慑中原各国的贤君。这三个人能成功扬名于天下，都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能够忍受极大的屈辱。所以说，最好是不失败，其次则是败了却还有办法成功，这才叫善于用人。

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①，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

注释：

①内：当作“纳”，即“退”的意思。

译文：

我听说：“不是没有安定的住处，而是我的心不安定；不是没有足够的财物，而是我的心不满足。”所以君子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而平庸的人却宽于待己而严于律人。君子对于进取的士人，能够不挫败他的志向，而对于退隐的士人，也要体察他的苦衷，即使贤士中杂有平庸的人；也并无怨恨之心，这是他有自信的缘故。所以，即使做很困难的事，也一定能够达到目的，没听说过想达到自己的愿望，而能回避困难的。

是故倡臣伤君^①，谄下伤上。君必有弗弗之臣^②，上必有谄谄之下^③。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谄谄^④，焉可以长生保国^⑤。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暗^⑥，远臣则谗^⑦，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⑧？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国宝^⑨，不若献贤而进士。”

注释：

①倡：当作“佞”。

②弗：同“拂”，矫正，纠正。

③谄谄：直言争辩的样子。

④支苟：当作“交敬”，即“交儆”，交相儆戒的意思。

⑤焉：这里是“乃”的意思。

⑥喑：沉默不语。

⑦吟：同“吟”，沉吟的意思。

⑧桀纣：分指夏桀和商纣，分别是夏、商两朝的末代君主，历史上有名的暴君。

⑨归：通“馈”。赠送。

译文：

因此，佞臣会损伤君主，谄媚的下属也会损伤主上。君主必须有敢于矫正君主过失的大臣，主上一定要有敢于直言的下属。分争的人长时间的议论，相互儆戒的人也直言不讳，就可以长养民生，长保其国。臣下如果过于看重自己的爵位而不敢进谏，君主身边的臣子沉默不言，身处远方的臣子沉吟不语，不满的情绪郁结于民心；谄媚阿谀的人在君主身边，好的建议被阻塞，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夏桀和商纣不就没有任用天下之贤士吗？而遭杀身之祸并丧失了天下。所以说：“赠送国宝，不如举荐贤能的人才。”

今有五锥，此其铦^①，铦者必先挫；有五刀^②，此其错^③，错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④，招木近伐^⑤，灵龟近灼^⑥，神蛇近暴^⑦。是故比干之殪^⑧，其抗也^⑨；孟贲之杀^⑩，其勇也；西施之沉^⑪，其美也；吴起之裂^⑫，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

注释：

①铦：锋利。

②刀：当为“石”。

③错：磨刀石。

④近：当为“先”字。

⑤招木：印乔木，高大的树木。

⑥灵龟近灼：古人用烧灼龟甲来占卜吉凶。

⑦神蛇近暴：古人常通过曝晒蛇来祈雨。暴，同“曝”。

⑧比干之殪：商朝贤臣，因为向纣王进谏而被杀。殪，杀死。

⑨抗：同“亢”，正直的意思。

⑩孟贲：传说中齐国的大力士。

⑪西施：越国的美女，越王勾践把她献给吴王夫差，来消磨他的意志，最终报仇雪恨。西施的结局传闻异辞，有的说跟随范蠡入五湖隐居，而《吴越春秋·逸篇》则云其被沉于江。而墨子距此事更近，所以记载也更可信。

⑫吴起：战国时楚国著名军事家，但后来被车裂而死。

译文：

现在有五把锥子，其中一把最锋利，但锋利的会最先被用钝；有五块石头，有一个是磨刀石，那么它会最先被磨损。所以说甘甜的井水最先枯竭，高大的树木最先被砍伐，灵异的乌龟最先被烧灼，神奇的长蛇最先被曝晒。所以说比干的死是因为他正直；孟贲被杀是因为他勇武；西施被沉于江是因为她美丽；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有能力。这些人很少不是死手自己的长处的，所以说：事物达到顶峰就难以持久。

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①，非一狐之白也^②。夫恶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者，乃千人之长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陕者速涸^③，逝浅者速竭，烧塿者其地不育^④，王者淳泽，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

注释：

①镒：古代黄金的重量单位。

②非一狐之白：古代有集腋成裘的说法，因为狐狸腋下的毛是纯白的颜色，但却只是很小的一块，做成一件裘皮衣需要很多这样的皮集合而成。

③陕：同“狭”。

④烧塿：指土地坚硬贫瘠的意思。

译文：

所以，虽然有贤明的君主，也不会欣赏没有功劳的大臣，虽然有慈爱的父亲，也不会喜欢没用的儿子。因此，不能胜任却占居着那个职位，他就是不该在这个位子上的人；不胜任他的爵位而拿着这种爵位俸禄的人，就不是

这种俸禄的主人。优良的弓难以拉开,但它可以射到最高最深的地方;骏马虽然难以驾驭,但它可以负载重物到达远方;杰出的人难以调遣,但却可以让君主受到尊敬。所以长江黄河不嫌弃小溪的水来灌注,就能汇成巨流。被称作圣人的人,不推辞难事,不违背物理,所以能成为治理天下的大人物。因此说,长江黄河的水不是来自于一个源头,价值千金的皮衣也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毛所成。怎么会有不用同道的人而只与自己意思相同的人的道理呢。这可不是兼爱天下之君王的道理。所以天地不夸耀自己的明亮,大水不夸耀自己的清澈,大火不夸耀自己的炎烈,有德之君也不夸耀自己德行的高远,这样才能做众人的领袖。如果心直如箭杆,平板如磨刀石,就不足以覆盖万物。所以狭窄的小溪很快会干涸,太浅的流水很快会枯竭,贫瘠的土地不生五谷,如果君王丰厚的恩泽只局限在宫廷之中,那就不可能泽被全国。

修身

本篇承上篇脉络讨论了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贤士的问题,也就是“修身”的问题。所以,“修身”已经不仅是君子的个人修养,其实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

作者首先指出,君子务本,而这个根本就是修身,而且,他强调了“反其身”的修养方法。至于修身都包括什么内容,墨子也提出了很多原则,这些原则直至今天也仍有借鉴意义:如“潜愿之言,无入之耳;批扞之声,无出之口”;“贫则见廉,富则见义”;“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等。

在谈论根本的时候,作者也顺笔讽刺了儒家的礼。在作者看来,丧礼中最根本的应该是“哀”而不是“礼”,如果对于死者没有哀思,再多的繁文缛节也没有用。这也可以看出墨子的通达。

原文:

君子战虽有陈^①,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②,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③,无务丰末;近者不亲,无务来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事无终始,无务多业;举物而铍^④,无务博闻。

注释:

- ①陈:同“阵”。
- ②士:同“仕”。
- ③置:同“植”。
- ④铍:不明白,不懂得。

译文:

君子作战虽然布阵,但还是以勇敢为本;办丧事虽有一定的礼仪,但还是以哀痛为本;做官虽讲究才学,但还是以品行为本。所以,根基树立不牢的人,不要期望有茂盛的枝叶;身旁的人都不能亲近,就不要希望招徕远方的人;亲戚都不归附,也就不要对外交际;办一件事都不能善始善终,就不要做很多事;举一个事物尚且不明白,就不要追求见多识广。

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迩来远。君子察迩修身也，修身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①。谮慝之言^②，无人之耳；批扞之声^③，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④，无存之心。虽有诋讦之民^⑤，无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⑥，设壮日盛^⑦。

注释：

①此以：吴汝纶认为，《墨子》中的“此以”就是“是以”，从之。

②谮慝之言：诬蔑毁谤的坏话。谮，诋毁，诽谤。慝，邪恶。

③批扞之声：指抨击冒犯别人的话。

④杀伤人之孩：当为“杀伤之刻”。

⑤诋讦：诽谤攻击别人。

⑥逾：通“偷”，即苟且之意。

⑦设壮：当作“敬庄”。

译文：

所以古代的君王治理天下，必定是以明察左右来使四方臣服。君子明察左右来提高自己的修养，修养后还遭到别人的诋毁时，会再反省自己。这样就能少些怨言，而自己的品性也得到了提高。对于诬陷与恶毒的话，不要听它；诽谤攻击别人的话，不要说它；伤害别人的刻薄想法，不要放在心里。这样，虽然有专门搬弄是非的人，也就无处可依了。因此，君子努力做事就日渐强大，安于嗜欲就日渐苟且，恭敬庄重就日益繁盛。

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①。畅之四支^②，接之肌肤，华发隳颠^③，而犹弗舍者，其唯圣人乎！

注释：

①驯：雅驯，即典雅的意思。

②支：同“肢”。

③华发隳颠：形容老年人的样子。华发，即花发。隳颠，即堕颠，秃顶的意思。

译文：

君子的处世原则是，贫穷时要廉洁，富贵时要义气，爱护活着的人，哀悼

死去的人。这四种行为一定不要虚伪做假,因为这是反求于自身的表现。埋藏于心中的,是无尽的仁爱;表现在行动上的,是无比的谦恭;说出口的,是无比的典雅。这些通达到他的四肢与肌肤,即使头发花白、头顶变秃都不会放弃的,恐怕只有圣人了吧!

志不强则智不达,言不信则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①,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本不固者末必几^②,雄而不修者^③,其后必惰^④。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⑤。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⑥。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故彼智无察^⑦,在身而情^⑧,反其路者也。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寻焉,忘名忽焉,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

注释:

- ①遍:当为“别”。
- ②几:危险。
- ③雄:当为“先”的意思。
- ④惰:衰败,堕落。
- ⑤耗:同“耗”,败坏的意思。
- ⑥图:图谋。这里是认可的意思。
- ⑦彼:当作“非”。
- ⑧情:当作“。隋”,懈怠。

译文:

意志不坚强的人才智也不会通达,说话没有信用的人行动也不会有结果。占据财物而不能分施给别人,不值得与他交友;不能信守原则,辨别事物不广博,对是非分辨不清楚的人,不值得与他交游。根不牢固的枝叶必然会很危险,开始不修身的人,后来肯定会堕落。源头浑浊的水流不会清澈,行为不守信用的人名声必然会败坏。名声不是凭空产生的,赞誉也不会自己增长,只有成就了功业,名声才会到来。名声与荣誉不能有虚假的成分,因为这是要反求于自身的。只着力于空谈而很少行动的人,即使善于辩论,也没有人听从他;出力很多却爱夸耀功劳的人,虽然辛苦,却没有认可他。有智慧的人心里明辩却不多说,做得多却不夸耀功劳,所以,他的名声与荣誉才会传扬于天下。话不在多而在于机智,不在文雅而在于明确。所

译文：

墨子看见染丝的人就长叹说：丝被青色一染就成了青色，被黄色一染就成了黄色。放人的颜料变了，丝的颜色也就变了。放入五种颜色。就能染出五色的丝来。所以，对于“染”不能不谨慎啊！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①，禹染于皋陶、伯益^②，汤染于伊尹、仲虺^③，武王染于太公、周公^④。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夏桀染于干辛、推哆^⑤，殷纣染于崇侯、恶来^⑥，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⑦，幽王染于傅公夷、祭公敦^⑧。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僂^⑨。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

注释：

①舜：上古传说中的圣明君王。许由：尧、舜时代的高士，尧要让天下给他，他却不愿意接受。伯阳：尧、舜时代的贤臣，帮助尧治国。

②禹：夏禹，古时圣君，夏朝的第一个帝王。皋陶：禹手下的贤臣。伯益：禹的大臣，曾帮助大禹治水。

③汤：商汤，商朝的第一代贤君。伊尹：汤的得力大臣。仲虺：汤的左相。

④武王：周武王姬发，建立周朝的第一代贤君。太公：即姜太公，是辅佐武王取得天下的重要人物。周公：即周武王的弟弟姬旦，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臣。

⑤干辛：夏桀手下的奸臣。推哆：夏桀的力士。

⑥殷纣：即商纣王。崇侯：即崇侯虎，纣王手下的佞臣。恶来：纣王的力士。

⑦厉王：西周的暴君。厉公长父：周厉王朝中奸臣。荣夷终：厉王的宠臣，曾以利诱惑厉王。

⑧幽王：西周最后的君王。傅公夷：此人于史无考。祭公敦：周朝的卿士。

⑨僂：通“戮”。

译文：

不光染丝是这样，国家也会被染。舜被许由、伯阳所染，禹被皋陶、伯益所染，汤被伊尹、仲虺所染，周武王被姜太公、周公旦所染。这四个帝王，受到的熏染是得当的，所以能称王于天下，被立为天子，功业和声名覆盖天地。

修
身

所 染

染丝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了。但是，在这个思想深远、情感丰富而敏锐的墨家巨子看来，它却呈现出了深刻的哲学内涵。而且，在《淮南子》与《论衡》等典籍的记载里，对这一事实的描述都用了“泣”这样的字。可见，墨子对于染丝这件事所反映出来的人性的易变以及保持其积极变化之难有着多么痛切的感受。所以，在墨子的这声长叹里，不仅飞翔着墨家尚贤的精灵，也不仅映照出历史与后世的万千史实，而且也表现出墨子博大而悲悯的胸怀。

全篇由墨子叹染丝而起，接以“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便把一件普通的事情上升到哲学高度。于是作者举了十九组例证，涉及五十七位历史人物，虽然所举稍嫌繁多，但我们看到，其例证是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先举出了四位圣明的天子，再相对举出四位残暴的天子，接下来列举了春秋时五位有作为的国君，继而列举了六位春秋时期亡国丧身的国君，于是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所染当与不当会给国家造成多么大的影响。至此，全文已经神完气足了，但作者却又一转，提出“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又从宏观的论述递进到微观的探讨，并列举了六位历史人物来证明。全文最后以《诗》作结，堪称精绝。

这样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且全文层层递进、浑然一体的说理文在墨子以前还很少看到，这也是墨子对中国散文史的贡献。

原文：

子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①：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人者变，其色亦变。五人必^②，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注释：

①子墨子：即指墨子。古人称自己的老师时，要在姓氏前加一“子”字。《墨子》一书多是墨家后学所记录，所以称“子墨子”。

②必：通“毕”，全，都。

以没有智慧就不能明察,再加上自身的懈怠,想成功就好像背道而驰一样。一种善行没有内心的支持就不能长久保持,一种行为如果得不到自身的理解就无法树立。名声不会因简略而获得,荣誉也不会因机巧的办法建立。君子是以身体力行来达到的。在利益上想得很深远,而对于名却很轻忽就忘掉了,这样做而能成为天下贤士的,从来没有过。

列举天下以仁义而显要于世的，必定会称颂这四个帝王。夏桀被干辛、推哆所染，殷纣被崇侯虎、恶来所染，周厉王被厉公长父、荣夷终所染，周幽王被傅公夷、祭公敦所染。这四个帝王，接受的熏染不当，所以国亡身死，被天下所杀戮。列举天下不行仁义而自取其辱的人，必定会提到这四个帝王。

齐桓染于管仲、鲍叔^①，晋文染于舅犯、郭偃^②，楚庄染于孙叔、沈尹^③，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④，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⑤。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范吉射染于长柳朔、王胜^⑥，中行寅染于籍秦、高疆^⑦，吴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嚭^⑧，知伯摇染于智国、张武^⑨，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⑩，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⑪。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必称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生于染当。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

注释：

①管仲：是齐桓公能够称霸于诸侯的主要谋划者。鲍叔：即鲍叔牙，齐桓公的贤臣，是他推荐了管仲。

②舅犯：即子犯，晋文公的舅舅，曾跟随他出逃并辅佐他回国为君并治国称霸。郭偃：即卜偃，晋国大夫。

③楚庄：即楚庄王，春秋五霸之一。孙叔：即孙叔敖，楚国有名的贤相。沈尹：即沈尹筮，曾向楚庄王推荐孙叔敖。

④阖闾：吴国有名的国君，春秋五霸之一。伍员：即伍子胥，曾辅佐阖闾及其子夫差，是有名的忠臣。文义：阖闾曾尊其为师。

⑤范蠡：越王勾践的大臣，曾助越王打败吴国。大夫种：即文种，也是辅佐勾践的大臣。

⑥范吉射：春秋后期晋国范氏的首领，后被灭亡。长柳朔：范吉射的家臣。王胜：也是范吉射的家臣。

⑦中行寅：春秋后期晋国中行氏的首领，后被灭。籍秦、高疆：二人皆中行寅的家臣。

⑧夫差：吴国国君，因为昏庸无道，被越王勾践所灭。王孙雒：吴国大臣。太宰嚭：即伯嚭，吴国的太宰，正是他收了贿赂而同意与越国讲和，才给了越国复仇的机会。

⑨知伯摇：即智襄子，春秋后期晋国智氏的首领，曾掌晋国大权，后被韩、赵、魏三家所灭。智国：即智伯国，智氏家族的人。张武：即长武子，智襄

子的家臣，他导致了智氏的灭亡。

⑩中山尚：春秋时期鲜虞国君。魏义、偃长，都当是中山尚的臣子，但事迹不可考。

⑪宋康：春秋时宋国末代国君，后被齐国所灭。唐鞅：宋康王的相，让康王滥杀无辜，后来自己也被康王所杀。佃不礼：宋国臣子。

译文：

齐桓公被管仲、鲍叔牙所染，晋文公被他的舅舅子犯和卜偃所染，楚庄王被孙叔敖与沈尹筮所染，吴王阖闾为伍子胥、文义所染，越王勾践为范蠡、文种所染。这五个国君，受到的熏染是得当的，所以能称霸诸侯，功业和声名流传后世。范吉射被长柳朔与王胜所染，中行寅被籍秦、高彊所染，吴王夫差被王孙雒和太宰嚭所染，智囊子被智伯国和长武子所染，中山尚被魏义与偃长所染。这六个国君，所受到的熏染不得当，所以国家败亡，自身也遭到杀戮，祖宗的基业破灭，也没有了后代，君臣分离失散，百姓流离失所。列举天下贪婪残暴并以苛政扰民的人，必然要提到这六个国君。大凡君主之所以能使国家安定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行事合理，行事合理来自于受到的熏染得当。所以善于当君主的人，都会劳心费力地选拔人才，而可以放松管理官吏。不善于当君主的人，虽然身体劳累，费尽精神，心烦意乱，但国家却更加危险，自己也更受屈辱。这六个国君，并不是不重视他的国家、不爱惜自己，而是不知道要领的缘故。所谓不知道要领，就是受到的熏染不得当。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①。其友皆好矜奋^②，创作比周^③，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刁之徒是也^④。诗曰“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⑤，此之谓也。

注释：

①段干木：子夏的学生，以品行高洁著称。禽子：即禽滑蜡，墨子最有名的弟子。傅说：本是在傅岩筑墙的奴隶，因有才能被武丁任命为相。

②矜奋：狂妄，骄傲自负。

③创作比周：胡作非为而又营私结党。创作，即胡作非为。比周，即结党。

④子西：即楚国令尹公子申，他曾任用白公胜，但后来白公胜叛乱时，他反而被杀。易牙、竖刁：都是齐桓公的幸臣，桓公死后便作乱。

⑤堪：当为“湛”，通“渐”，即渍、染的意思。